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童年

(苏)高尔基 / 著

王健夫 / 译



Детство



北京文艺出版社

童年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苏)高尔基 / 著 王健夫 / 译

Детство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王健夫译. — 3版.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78-3493-3

I. ①童… II. ①高…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8428号

书 名 童 年

编 译 王健夫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责任编辑 沈秀明
策划出版 徐现江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18911770988 18911770989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bywycbs@126.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

开 本 700×960 1/16
总 字 数 208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年2月第3版
印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93-3
定 价 1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在一间光线暗淡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他身上穿着白衣服，身子显得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温柔的手平放在胸脯上，手指头也弯曲着；他那双喜气盈盈的眼睛紧闭着，看上去就像两枚变黑了的圆圆的铜币；那张和善的面孔已经发黑，十分难看地齙着牙，使我感到很害怕。

母亲裸露着上半身，只穿一件红裙子，她跪在那里，用我平时喜欢拿来锯西瓜皮的那把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柔软的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母亲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而哑，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很厉害，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流。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身体又胖又圆，脑袋很大，眼睛也很大，鼻子松软，看上去有点滑稽可笑；她穿一身黑衣服，浑身上下显得线条柔和，十分好看；她也在哭，她的哭声有点特别，正用一种不高不低的声音伴随着母亲哭；她全身都在颤抖，硬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身后，执拗着不肯去，我感到又害怕又不好意思。

我从来没有看见大人哭过，也听不明白外祖母一再重复说着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跟你爹告别，亲爱的孩子，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他不到岁数，就过早地死去了……”

我得过一场重病——才刚刚下地走路；在我患病期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总是高高兴兴地守护在我身旁，可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①，换上外祖母来护理我，她是一个很古怪的人。

“你是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答道：“从上边，从下新城^②来的呀，不过，可不是走着来的，是乘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你这个鬼东西！”

这话说得既可笑，又叫人摸不着头脑。在上边，在我们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下一层，在地下室里，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人，他是个老头子，靠贩卖羊皮为生。顺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往下滑，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斗滚下来——对于这些，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与水有什么关系？说得糊里糊涂，一点也不准确，令人觉得好笑。

“为什么叫我鬼东西？”

“因为你总爱多嘴多舌。”她说完，也笑了。

她说起话来又和蔼可亲，又有风趣，而且很有节奏。从她来后第一天起，我就和她交上了朋友，现在，我只希望她快点带着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的模样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啕痛哭，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新的忐忑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她变成这个样子——她平时一向很严肃，话语不多；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平平展展，她个头很大，像一匹大马；她的身体坚硬而粗糙，两只手特别有力气。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却全身膨胀，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全都撑破了，

①阿列克谢·彼什科夫（即本书作者高尔基）三岁时（1871年），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因护理他，不幸染疾身亡，后由远道而来的外祖母护理他。阿列克谢的小名叫阿廖沙。

②下新城（一译下诺夫哥罗德），现今高尔基市的旧称，位于伏尔加河上游，故云“从上边”。三岁的阿廖沙因年幼无知，把“从下新城来”误解为“从下一层来”，故感到莫名其妙，从而引出下面一大段疑问之词。

叫人看着有点不舒服；头上的头发本来梳得很平整，像一顶光亮的帽子，现在却披散在裸露着的双肩上，遮住了脸，编成辫子的那一半头发晃晃荡荡，触碰着睡着了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好久，她却并没有朝我看过一眼——只顾一个劲儿把父亲的头发梳平，眼里噙着泪水，气喘吁吁地哭个不停。

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不时从门口探头往里面张望。那个警察气势汹汹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披肩，被风一吹像船帆似的鼓胀起来。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乘帆船去游玩，天空突然一声霹雳。父亲笑起来，用膝头紧紧夹住我，大声喊道：

“不要紧，别害怕，大葱头^①！”

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力地挺起身来，但随即又坐下了，仰面倒在地板上，头发散落了一地；她那张轮廓模糊的苍白的面孔变得像铁一般青，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廖沙——滚出去！”

外祖母赶快推开我，跑到门口喊起来：

“乡亲们，别害怕，你们不要动她，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你们走开吧！这里不是闹霍乱，这里是在生孩子，行行好吧，乡亲们！”

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藏在一个大箱子后面，从那里看着母亲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哼哼呀呀地呻吟着，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外祖母连滚带爬地在她身旁移动着，用柔和而喜悦的声调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你就忍耐一会儿吧，瓦里娅^②！……愿圣母保佑你……”

我很害怕；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活着，不时触碰到他的身体，唉声叹气地呻吟着，喊叫着，他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好像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活了好长时间；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了；外祖母像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①大葱头，是阿廖沙的绰号。

②阿廖沙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谢天谢地！”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于是她点上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以后的事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一个下雨天，墓地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滑溜溜的小土丘上，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坟坑里；坑底有很多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墓旁的有我、外祖母、浑身淋湿的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的怒气冲冲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儿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一样，散落在大伙的身上。

“埋吧。”警察说完，便向一旁走开了。

外祖母痛哭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住脸。两个乡下人弯下腰，急忙往坟坑里填土，坑里的水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可是又被土块打落在穴底。

“走开，阿廖沙。”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我不想走开。

“你也真是的，主啊！”外祖母抱怨道，不知她是抱怨我还是抱怨上帝，她低下头，默默无言地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坟坑被填平，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砰砰地拍着土，刮来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抓住我的手，领着我穿过许许多多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也不哭几声呀？”当我们走出墓地围墙时，她问我，“应该哭几声才对！”

“我不想哭。”我说。

“得啦，不想哭就别哭好了。”她轻声说。

这一切都叫人感到纳闷：我平时很少哭，即使哭，也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受了委屈；每当我哭鼻子抹泪时，父亲就嘲笑我，母亲更是大声责骂：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平板马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龌龊不堪的大街上，街道两旁都是深颜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得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上帝保佑它们！”

不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曾这样频繁而又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一艘轮船，坐在狭小的船舱里；我那个出生刚刚几天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身上裹着白布，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望着那个像马眼睛一样又圆又鼓的小玻璃窗口；潮湿的玻璃窗外，泛着泡沫的浑浊的河水在不停地流着，不时溅起浪花，舔舐着玻璃。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板上。

“别怕。”外祖母说，她用软绵绵的双手轻轻地把我抱起来，又把我放回包袱上。

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远处忽而露出一片黑色的土地，接着又在雾霭和水汽中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只有母亲把两只手垫在脑后，稳稳地紧靠舱壁站着，一动也不动。她脸色铁灰，愁容满面，面部的轮廓模糊不清；她紧闭双眼，一句话不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人，就连她身上的衣服也使我感到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

“瓦里娅，你就吃点东西吧，哪怕少吃一点儿也行，好吗？”

她缄默不语，纹丝不动。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总是柔声细调，窃窃私语，跟母亲说话时——声音要高一些，但似乎有点谨小慎微，畏畏葸葸，而且话很少。我似乎觉得，她有点怕母亲。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使我和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忽然气哼哼地大声说，“水手在哪里？”

她说出来的话也很奇怪，叫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膀大腰圆、头发花白的人，穿着一身蓝衣服，送来一个小木匣子。外祖母接过木匣子，开始把弟弟的尸体往里面放，放好以后，她伸开胳膊，抱着木匣子便向门口走去，但由于身体太胖，她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样子显得十分可笑。

“哎呀，妈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棺材盒，于是她们俩便消失不见了；我留在船舱里，仔细瞧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是小弟弟死了吗？”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

“一个城市的名字。你往窗外看，就是这个城市！”

窗外出现了土地；黑暗而陡峭的河岸显得雾气腾腾，看上去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片面包。

“外婆到哪里去了？”

“埋葬小孩去了。”

“是把他埋在地下吗？”

“是呀，不埋在地下还能埋在哪儿？”

我对水手说，在埋葬父亲的时候，把两只青蛙也活活埋掉了。他把我抱起来，紧紧地搂住我亲了两口。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事情都不懂呢！”他说，“青蛙用不着去可怜，上帝保佑它们！你就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你看她多痛苦呀！”

我们头顶上响起呜呜的汽笛声。我已经懂得——这是轮船在拉笛，所以并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扭头就往外跑，边跑边说：

“我得快点跑！”

我也想跑出去。我跑到舱门外。昏暗的夹道上一个人也没有。离门口不远，扶梯上的镶铜闪闪发光。我朝上望了一眼，看到一些肩上背着口袋、手里提着包袱的人正往下跑。显而易见，大家都急着要下船——这就是说，我也该下船了。

可是当我随着一些男人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人们都冲着我喊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

有好长时间，人们碰我，拉我，抚摸我。最后，那个花白头发的水手来了，他一把把我抱起来，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进船舱，把我往行李堆上一放，就走了，临走，还用手指头指着我吓唬说：

“你再往外跑，我就打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静下来，轮船已经不颤抖了，也听不见河水撞击轮船的砰砰声了。船舱的窗口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舱里变得又暗又闷，包袱好像都胀大了似的，挤压着我，憋得我十分难受。说不定人们会把我一个人永远撇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不管吧？

我走到门口，门打不开，门上的铜拉手也拧不动。我抓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使出全身的力气朝铜拉手上砸去。奶瓶碎了，牛奶溅在我的腿上，流进靴筒里。

我由于失败感到十分苦恼，便躺在行李堆上，小声抽泣起来，后来就噙着泪水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发出强烈的击水声，颤抖起来。船舱的玻璃窗亮堂堂，看上去就像一个圆圆的太阳。外祖母正坐在我身旁梳头发，她眉头紧皱，嘴里小声念叨着什么。她头上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实地遮盖住她的肩膀、胸脯和膝盖，一直垂到地板上，又黑又亮，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兜起来，悬空提着，挺费劲地把那个木齿稀疏的木梳子插进厚实的发络里；她的嘴唇撇歪了，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闪射着愤怒的光芒，她的脸盘在这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显得很凶，可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又多又长时，她仍像昨天一样用温和轻柔的声调回答说：

“看来，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上帝说，让你长这么一大堆该死的头发，你就耐心梳去吧！年轻时，我夸耀自己有一头像马鬃一样厚实的头发，到了老年，我又诅咒它了！你睡吧，天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

“我不想睡！”

“嗯，不想睡就别睡了。”她立即表示同意。她一边编着辫子，一边往长沙发那边瞧瞧，母亲正仰脸躺在长沙发上，她身子伸得像弦一般直。“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啊？你小声告诉我！”

她说话时就好像在用心唱歌，发音咬字都特别清晰，字字句句宛如温柔、鲜艳、芬芳的鲜花，很容易使我铭记在心，终生不忘。她微笑时，她那两个像黑樱桃一般黑的眼珠儿瞪得很圆，闪射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她笑逐颜开时，露出两排雪白而坚固的牙齿，尽

管黝黑的面颊上有许多皱纹，整个脸庞看上去却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神采奕奕。可是这副脸庞却因为那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头儿，而显得十分难看。她常用一个镶银的鼻烟壶嗅着鼻烟。她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全是黑颜色，可是内心里——通过眼睛——却闪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活而又温暖的光芒。她的腰弯得近乎驼背，身体很胖，可是举止动作却像猫一样轻快而敏捷——她的性格也像那种可爱的动物一样温柔。

在她来以前，我仿佛躲在黑暗中睡觉，她来到以后，立刻就把我唤醒了，把我引向光明，用一根剪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而且她立即便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一个最合我心意、最能理解我、最使我感到亲切可爱的人——是她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去应付困难的生活。

四十年以前，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的船才到达下新城，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上船后头几天是多么美好。

天气晴朗，秋色宜人。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一直待在甲板上，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一层金黄，铺上一层锦缎。一艘浅黄色的轮船在河面上逆流而上，轮桨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很响的隆隆声，船尾用很长的曳索拖着一条驳船。驳船是灰色的，看上去活像一只乌龟。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浮动；四周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着，更新着；苍翠的山峦——仿佛是大地的富丽衣衫上的华美皱褶；沿河两岸有一些城市和村庄，远远望去就像一块块蜜糖饼干；河面上漂浮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周围的景色多美啊！”外祖母从甲板的这一边走到另一边，嘴里不停地这样念叨着；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欣喜若狂地睁大两只眼睛。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忘在了一旁；她站在船舷上，两手交叉在胸前，面带微笑，沉默不语，眼里噙着泪花。我拽着她那绣花的黑裙子。

“啊？”她猛地抖动一下身子，“我好像在打盹，还做了一个梦。”

“你为什么掉泪？”

“亲爱的孩子，这是因为高兴，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她微笑着说，

“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经度过了整整六十个春秋，年过六十了。”

她嗅了几下鼻烟，开始给我讲述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讲述心地善良的强盗、圣徒，还讲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

她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表情很神秘，向我伏下身来，瞪大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仿佛往我心灵里注入一种能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讲故事的时候就像唱歌一样，越往下讲，语句越连贯、流畅。我听完以后，总是请求她：

“再讲一个吧！”

“好，再讲一个：有个老家神，坐在炉灶下，木柴棍儿扎进他的脚心，他晃过来晃过去，哼哼呀呀地说：‘哎哟，小老鼠，我疼呀，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她抬起一只脚，用手握住它，左右摇晃个不停，脸上露出一副可笑的怪相，仿佛她真的疼得受不了似的。

旁边站着几个水手——都是一些留着大胡子、待人和气的大老粗——他们一边听，一边笑，夸奖她讲得好，也请求她道：

“喂，老太太，你就再讲一个吧！”

听完以后，他们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是偷偷安排的：因为轮船上有一人经常走来走去，禁止大家吃瓜果，他要是看见谁吃瓜果，就一把抢过去，扔进河水里。这个人的穿戴很像警察（制服上钉着铜扣子），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老是远远地躲开我们。她一直缄默不语。母亲身材高大、匀称而挺直，脸色铁灰，愁容满面，浅色的头发编成粗大的发辫，像一顶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体格强壮有力，如今回想起来，她整个人就好像被一层雾或透明的云包围着；她那双也像外祖母一样又大又黑的眼睛，就从这云雾中冷漠地、郁郁不乐地直视着人们。

有一次，她口气严厉地说：

“人家都在嘲笑你呢，妈妈！”

“上帝保佑他们！”外祖母毫不在乎地答道，“就让他们嘲笑去吧，

让他们笑个痛快才好哩！”

我还记得外祖母在看到下新城时所流露出来的那股孩子般的高兴劲头。她拉着我的手，领着我走到船舷边上，喊道：

“你瞧，你瞧，多美啊！我的孩子，这就是下新城！真像是一个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它们好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于是，她几乎含着眼泪请求母亲道：

“瓦里娅，你也来看看，好吗？你八成是把这个地方给忘啦！你也来高兴高兴吧！”

母亲皱着眉头微微一笑。

轮船停泊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当中，河面上停满了船，显得十分拥挤，数百根尖尖的桅杆向上耸立着。这时候，有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小船向轮船靠拢过来，船工用钩竿钩住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登上甲板。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干瘦的小老头儿，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蓄着金黄色的长胡子，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

“爸爸！”我母亲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大声喊道，一头扑在他的怀里，他抱住她的头，赶忙用一双红彤彤的小手抚摸她的面颊，尖声尖气地喊道：

“你这是怎么啦，傻闺女！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个陀螺似的转来转去，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拥抱过、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众人面前，急促地说：

“喂，你快点走呀！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母，这是两位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咱们家里的人，你看有多少人呀！”

外祖父问她：

“你可好吗，老妈妈？”

他们俩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

“你是谁呀？”

“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转过身去问我母亲，还没等到回答，他就又



把我推开，说道：

“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都上船吧！”

下了船，登上岸以后，我们这一群人沿着山坡上的一条小道向上走，小道上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两边高高的坡面上长满枯黄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前头。他身材只有我母亲肩膀那么高，但走起路来，步子又碎又快。她从上朝下地打量着他，仿佛在空中飘浮。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黑头发的米哈伊尔舅舅头发梳得油光闪亮，雅科夫舅舅长着一头卷发，是浅颜色；还有几个穿着鲜艳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的年纪都比我大，性格都很平和。我和外祖母、身材矮小的纳塔利娅舅母一块儿走。她脸色白净，蓝眼睛，挺着很大的肚子，她常常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让你来？”外祖母气哼哼地咕哝着说，“这一家子蠢货！”

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子——我谁都不喜欢，我感到自己在他们中间是个外人，就连外祖母似乎也失去了原先的光彩，变得和我疏远了。

我最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立即就预感到他将是我的敌人，于是我对他格外注意起来，对他产生了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走到坡顶上。在坡顶最高处，紧挨着右边的斜坡，有一条街，街头上有一座低矮的平房，墙壁上涂着粉红色的脏油漆，房顶很低，窗户都向外凸出着。从外表看，我似乎觉得这座房屋很大，其实里面却很狭窄，有好多半明半暗的小房间；不论在哪里，如同停靠在码头的轮船上一样，到处都是忙忙碌碌、怒气冲冲的人，孩子们就像一群贼头贼脑的麻雀，到处窜来窜去，到处可以闻到一股股生疏的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也令人感到不快：满院子挂的都是整幅整幅的湿布，还放着好多大木桶，桶里盛着很浓的五颜六色的水，水里也泡着湿布。院角上一间快要倒塌的低矮小屋里炉灶里的火正在熊熊燃烧，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人大声说着一些令人听不懂的话：

“紫檀素——碱性品红——明矾……”



一种浓重浑浊、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生活开始了，并以极快的速度奔流起来。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位心地善良而且极其诚实的天才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出来的严峻的童话。如今在回忆那段往事时，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对许多事情我都想加以辩驳，加以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真理高于怜悯，况且我又不是在讲述自己，而是讲述那个充满惊心动魄景象的、令人窒息的狭小圈子，普通的俄国人曾在那种小圈子里生活过，而且如今仍在那种小圈子里生活着。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一种炽热的仇恨之雾，家中的人都互相憎恨，充满着敌意；不仅大人中了仇恨的毒，就连小孩子也深深受到它的毒害。后来，我从外祖母口里得知，我母亲来到家中时，她的两个兄弟正坚决要求外祖父分家。我母亲突然回来，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加尖锐了。他们担心我母亲会要求把那份本来是为她准备、但被外祖父扣下的嫁妆归还给她，因为她是违背外祖父的意志

而“自行做主”结的婚。两个舅舅认为，那份嫁妆应该由他们两人均分。此外，他们相互之间早就在为谁应该在城里开染坊，谁应该搬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村去住而激烈地争吵不休了。

我们来后不久，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舅舅忽然站起来，将身子探过饭桌，冲着外祖父大喊大嚷，他们俩像疯狗一样龇牙咧嘴地号叫着，浑身直打哆嗦；外祖父气得满脸通红，一边用汤匙敲打着饭桌，一边像公鸡似的尖声喊起来：

“我要让你们全都给我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得扭歪了脸，说道：

“老爷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他们——你也落得个眼前清静，都分给他们吧！”

“住嘴！都是让你给惯的！”外祖父喊道，两只眼睛直冒金光。说来也怪，别看他个子矮小，叫喊起来却震耳欲聋。

母亲从饭桌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口，背转身去不看他们。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起胳膊朝弟弟脸上打去，弟弟大吼一声，和他扭打在一起，两个人在地板上打起滚来，发出一片喘气、呻吟、对骂的声音。

孩子们都吓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拼命地喊叫；我母亲用两只胳膊抱住她，把她拖走了；性格开朗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从厨房里轰了出去；椅子被弄得东倒西歪；身体魁梧的青年徒工“小茨冈^①”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一个秃头顶、大胡子、戴着墨镜的老匠人，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把舅舅的双手捆绑起来。

米哈伊尔舅舅伸着脖子，稀疏的黑胡子蹭着地板，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令人感到可怕；外祖父绕着饭桌跑来跑去，不停地大声悲号着：

“你们还是亲兄弟呢！你们还是亲骨肉呢！嗨，你们这些人啊……”

吵架刚开始，我就吓得爬到炕炉上躲了起来，我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从那里看着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把雅科夫舅舅被打伤的脸上的鲜血洗掉；他一边哭，一边跺着脚，外祖母却用低沉的声音沉痛

①学徒工伊万（小名万尼亚）的绰号。

地说：

“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这些野种，你们也该清醒清醒了！”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衣披在肩上，冲着她喊道：

“老妖婆，瞧你生的这群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坐在角落里，用颤巍巍的声音呼喊道：

“至尊至圣的圣母啊，快让我的孩子们通点人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在她面前，眼睛望着饭桌。桌上的杯盘全被打翻了，汤水流了一桌子。他压低声音说：

“老婆子，你要当心他们点儿，说不定他们会去折磨瓦尔瓦拉的……”

“得啦，上帝保佑你！快把衬衣脱下来，让我给你缝缝……”

她用手抱住外祖父的头，吻吻他的脑门；他个子比她矮，把脸贴在她的肩膀上。

“看来该分家啦，老婆子……”

“该分啦，老爷子，该分啦！”他们俩谈了老半天；起初谈得很融洽，后来外祖父用脚跺起地板来，活像一只准备斗架的公鸡，伸出手指头吓唬外祖母，大声嚷嚷：

“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你更疼爱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①是个伪君子，你的雅什卡^②是个自由思想分子！他们俩把我的家当全都吃光喝光，挥霍掉了……”

我在炕炉上翻了个身，由于没翻好，把熨斗碰掉了；熨斗顺着炕阶噼里啪啦地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脏水盆里。外祖父跳到炕阶上，把我拖下来，两只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仿佛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

“是谁把你放到炕炉上去的？是你母亲吗？”

“是我自己。”

“撒谎！”

“不是撒谎，是我自己爬上去的。我刚才害怕极啦。”

他把我推开，用手掌轻轻地在我脑门上拍了一下。

“长得活像他父亲！滚开……”

①米什卡是米哈伊尔的爱称。

②雅什卡是雅科夫的爱称。